



中学生思辨读本

经典名著的 人生智慧

余党绪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中学生思辨读本

余党绪 著

经典名著的 人生智慧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典名著的人生智慧 / 余党绪著.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4.11

(中学生思辨读本)

ISBN 978-7-5444-5883-2

I. ①经... II. ①余... III. ①阅读课—中学—课外读物
IV. ①G634.3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59599号

责任编辑 易英华 何 勇

特约编辑 李 节

封面设计 一步设计

中学生思辨读本

经典名著的人生智慧

余党绪 著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教育出版社 易文网 www.ewen.co
地 址	上海市永福路123号
邮 编	200031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张12.25 插页2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4-5883-2/G·4774
定 价	29.00元

(如发现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九部名著与你一起思考九个人生问题

序 一

于漪

余党绪老师“中学生思辨读本”丛书即将出版，嘱我写序。有幸先期阅读，于深受启发的同时，敬意油然而生。在当下急功近利之风劲吹的日子里，能静下心来坚持十多年研究高中阅读教学，并作切实的改进，使学生实实在在受益，很是难能可贵。

阅读是一种心智锻炼。读现代人的书，可与同时代的人作精神上的沟通交流；读古人的书，可继承古圣先贤的精神遗产。读书可以享受或吸取学问家思想家多年的心血的结晶，是青年学生获得真正教养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阅读的量与质直接影响他们心灵发育的状况。有人如此判断：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他的心灵发育史。此话寓意深刻，一点不假。然而，由于较长时间应试教育的作祟，育书不育人、求学不读书的现象比比皆是。说的是素质教育，行的是应试教育，对分数顶礼膜拜；说的是阅读重要，行的是题海战术，对考点奉若神明。在功利氛围浓重的情况下，要破解阅读教学中难题，是要有点勇气、执著精神和仁爱之心的。

首先是勇于直面学生阅读状况的现实。尽管上海市语文课程标准规定，三年高中课外阅读量不少于300万字，事实上与此相差甚远，有些只读片段，只做题目，不读书。教材阅读量又有限制，每册仅六七万字。阅读贫困，何来文化积淀？何来视野？何来识见？何来语文素养？阅读量不足显而易见，阅读的质、阅读的方式也令人担忧：低水平重复，在文字表面跳荡的“浅阅读”，从应考派生出来的机械化阅读模式等，对学生心灵的滋养不仅无益，而且在有意无意间产生负面影响。余党绪老师对此了然于胸，从思辨性阅读入手，改进阅

读教学,破解高中阶段阅读低效的难题,冲破阅读定势,打开阅读教学的新局面。

说说方便,做起来绝非轻而易举。需要时日、精力与智慧,没有十数年如一日的孜孜以求的执著精神,是难以见到成效的。

高中阶段是人的价值观、思维方式与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读什么,怎么读,影响他们价值取向的选择,思维力的锻炼与发展,思想、道德、性格、气质、知识、能力向上向善的逐步形成与完善。因此,从学生成长的内在需求出发,余党绪老师以思辨性阅读为抓手,从四个方面着力。

一是阅读杂文佳品。杂文是作者思想根基与文化底色的生动反映,文字特色鲜明,尺幅能起波澜,千字可兴风雨,学生坚持阅读其中作品,内心在受到思想穿透力冲击的同时,思维方式获得锻炼,还享受到激浊扬清、正本清源的快乐。二是阅读经典。经典是历久弥新的人类精神世界的精华,自然的魅力、社会的奥秘、生命的密码、人生的智慧均寓含于其字里行间,能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给人以无限的遐想和不尽的启迪,组织学生切实读几本经典,不是附庸风雅,不是装门面,而是静下心来,以读促写,以写促读,来回数遍,从中吸取养料,滋养心灵。中学阶段以此作人生的奠基,认识社会,思考人生,追求高尚,憧憬理想,终生受到教益。三是阅读“万字时文”。徘徊于精巧的“心灵鸡汤”式美文的阅读,学生写作不仅容易模式化,更容易视野狭窄,胸中无时代风云激荡,无多彩文化赏析、滋润。精选“万字时文”组织学生阅读,上百万字的佳文进入学生的眼帘,进入学生的心田,文化视野得到大大开阔,思维力获得发展,理解和运用语言文字能力于潜移默化中获得提升。四是阅读古典诗歌。优秀的古典诗歌不仅是炼字炼句的高标,更是抒写生命的本真,人性的本色。引领学生进入此瑰丽的宝库,他们会从驰骋的想象、充沛的感情、鲜明的形象、深邃的思想和音乐般的语言中,感受到优美、动人、鼓舞、力量。

诗,像种子一样,有一股顽强的爆发力,好的诗歌破土而出之后,会和芳香的空气融合,长久地弥漫大地。余党绪老师组织学生读诗,不仅披文以入情,而且引导学生由情而入“理”,以“理”的观照,突破“情”个体的局限。古典诗歌思辨性地阅读,别有一番生命感受与心灵体验。

四卷阅读作品,单是选择就需花费大量精力。博览才能做到约取,其中的筛选、剔除,要有眼力,有识见,不仅作品本身要反复比较,多方衡量,更为重要的是高中学生健康成长在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方面内在需求这把标尺。既尊重今日学习的现实,又瞻望明日长足发展的需要,铺几块扎扎实实的基石,让学生今日走得稳当,明日更能大步前行。这种十几年坚持不懈地进行阅读实践,支撑的是教师对学生生命成长的热切期盼,对莘莘学子的仁爱之心。

这种阅读教学的改进一扫我说你做的陈腐气,而是师生互动,思想碰撞,心灵交流。比如杂文卷文后点评就是教师和学生一起学习、探究、争议的产物;经典名著阅读指导的撰写,让学生分享阅读的智慧,分享教师的人生;时文阅读中学生俨然是主角,他们写摘要,写读后感,写评点,还要写 5000 字的时文综述,逻辑思维得到大锻炼,对文章宏观把握与掌控的能力得到大大提升,文后附的“读点”就是师生共同阅读的感悟和创造。至于诗歌卷思辨性阅读指导是教师和工作室学员的共同创造,学生要读,提高阅读的量 and 质,青年教师更要读,率先垂范,做“腹有诗书气自华”的人。

古今中外的佳作珍品具有巨大的魔力,亲近它,热爱它,人会改变自己,心灵会辉煌起来,语文会高雅起来。不说别的,单读一读这四卷书,就可感受到一届届高中生在专心阅读,用心思考,精心表达,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进步,在成长,一扫人间低俗之气,带给人们无限的希望。

希望以书为伴的美丽风景线辐射到更多的学校,更多的学生之中。

序 二

孙绍振

我读过不少中学骨干教师、特级教师的很有见地的文章，往往以感性经验的丰富见长。经验是可贵的，但是，不管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甚至是民族的、时代的，都免不了狭隘。不向理论上提升，就不可能全面而深邃：感觉到了的不一定理解，而且可能浮浅、片面乃至错误，故不论阅读还是为人，都不能跟着感觉走。这就须要上升到理论上，只有理解了才能纠正错误的感觉，使原本肤浅的感觉进一步深化。而这种深化，就要有相应的广度，起码要超越教科书的限度。这就需要相当的学养。对经验作理性的分析，把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理论研究结合起来，是语文教学在质量上突破的战略方向。然而当前语文教学之瓶颈，乃在教师中鲜有学术追求者，这在文本阅读中表现特别突出，面对个案文本不能作深度分析，从表面到表面，作无效低效的滑行，滔滔者天下皆是“语文课上和不上一个样”的抱怨之声。

这是由于一味把精神集中于如何教却脱离了教什么这一根本问题，一味满足于在教法上花样翻新，沉迷于多媒体的豪华包装和肤浅的伪对话。根治之道乃是提高广大一线教师对文本的研究能力，缩短和学术前沿的距离。这当然任重道远，也许需要不止一代人的努力，但，不如此，语文教学表面性、陈腐性的顽症就很难根治。

当然，在这方面，就我有限的涉猎而言，在中学一线教师中有深厚学养基础且有相当研究能力者正在崛起，像黄玉峰、王栋生、程少堂老师那样的当非个别，只是在数量上稀罕而已。

可喜的是，由于一批拥有硕士乃至博士学位的后起之秀正在改变教学落后于学术研究的现状，他们在语文教学上表现出某种学术

性,如浙江的沈江峰、谢澹、广东的熊芳芳、湖北的文勇、山东的单波等等,个性风貌各有不同,但是在学术性上都有某种可喜的突破,这正是语文教学的希望所在。在这一群体中,余党绪当属佼佼者,虽然在学术上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这与他还年轻有关,但是,他引起我惊异的是他的文本分析能力,他在写作上的逻辑展开能力,甚至于他在一些观念上的突破能力。例如,对于古典诗歌,一般老师拘于“诗缘情”之经典论说,缺乏对此说的具体分析,而他特别提出不能停留在“诗缘情”,不能只停留在情感宣泄和感染上,因为,古典诗歌能够拥有穿透时空的情感力量,与其蕴含的理念与思想密不可分,与其构思中的思维特性相关。因此,诗歌的“理解”最重要。值得一提的是,这表面上是一种观念,但,实质上是一种思想方法,一种自觉的思想方法,也就是把情与理作为对立面来分析的辩证的思维方法。正是由于对辩证方法的灵活运用,他对于杂文的理解达到了相当深邃的境地。他认为杂文的思维方式,主要是批判性的、逆向的,这有利于培养一个人独立、自主和求异的思维方式。因此,他不像一般教师那样停留在对杂文的被动欣赏层次上,而是把杂文作为在思维上展开分析的素材,或者说,当作叶圣陶先生所说的“例子”。一般论者都把叶圣陶所说的“例子”理解为静止的阅读的的例子,这无疑是片面的。叶圣陶文本解读的开山之作《文章例话》还有一个副标题:“叶圣陶的十二堂作文课。”余党绪不但继承了叶圣陶这个精神,而且将其发扬光大。他显然意识到自己作为一线教师与一般文学评论家不同,其任务不仅仅在理解,而且在于将理解转化为学生写作的能力,这是一个艰巨的系统工程,难得的是,他建构了相当可行的操作程序,这不但贯穿在他的课本教学中,也贯穿到课外的文学经典的阅读中,他把名著阅读与写作(包括高考写作)结合起来。文学经典是历史的积淀,与青少年的经验有时间上和空间上的遥远距离,但是,余党绪聪明地将之归结为一系列超越时空和民族文化的共同“母题”,

诸如成长、苦难、良知、命运等，这就缩短了经典与当代青少年的距离。借助名著以及名著之间的“互文”关系，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些“主题”。比如从“成长与成功”的角度解读《西游记》，但《哈姆莱特》《鲁滨孙漂流记》《悲惨世界》《红与黑》《红楼梦》何尝不能理解为一个关于成长与成功的故事？将之与高中生的写作联系起来，这样，他归纳出经典名著阅读的要义乃在基于理解，深化于运用，就相当切实，相当深邃，不像某些热衷于玩弄种种大而化之口号者那样流于空洞。

这当然与他作为高中教师独特的教学思想有关，他比较强调“理性”与“理解”。“理性”主要指教学内容和思维方法，“理解”是对教学过程的一个概括，即以学生的“理解”为核心，组织教学和相关活动。在写作教学中，也很注重理性内容的建构，注重将不同类别的阅读与写作实践结合起来。这套书包括诗歌、名著、杂文和时文，都体现了这一理念。在这方面《语文学习》《语文教学通讯》等媒体已经有专访介绍，我再饶舌可能就多余了。

前言

思辨性阅读：一种阅读改进的尝试

余党绪

我的判断：阅读现状堪忧

量少，质次，结构不合理，效益也有限，这是我对当下中学生阅读现状的评价。令人悲观的阅读现状从根基上妨碍了学生语文素养的提高。

“量”的问题众所周知，自不必说。关键是这有限的“量”，其“质”也不能让人信服。首先，课文在长度、容量和难度上缺乏“梯度”。文章的优劣，自然不能以长短来论；但一篇一两千字的文章，不管怎样花团锦簇，承载的内容总是有限的。随着学生认知水准与阅读能力的提升，他们热爱新知，渴望挑战，渴求突破。遗憾的是，在阅读教学中，低水平重复的多，老生常谈的多，内容肤浅的多，课文多是些一眼即可洞穿的文章。在语文学习中，有些重复和反复是必要的，有价值的，但低水平的反复只能加重学生的厌倦和厌恶。有一篇被删除的课文叫《挪树》，作者说他以前相信“树挪死，人挪活”，通过一次“挪树”事件，终于明白了“树挪了也能活”的道理。将这样的文章放在高中教材，是不是不太尊重学生？这样的文章恐怕更适合让初中的孩子来读。

不同的文章，阅读的心境不同，对阅读素养的要求也不同。读物的容量小，思想浅薄，时间久了，学生自然心生居高临下之感。这种“君临式”的阅读，容易养成随意、散漫和浮躁的阅读心理，也即是人们常说的“浅阅读”。当然，容量超越了学生的认知水平和阅读能力，

又会挫伤学生阅读的热情和兴趣。但是,目前的主要危险还是来自“浅阅读”。当下盛行的网络阅读,在阅读方式上主要是浏览、跳读、略读,在内容上则趋于平面化、娱乐化、简单化;而现行的阅读检测,也存在将文本碎片化、简单化和教条化的倾向。若教材选文的容量和难度再不能激发学生细读与探究的欲望,必然会助长这种“浅阅读”的习气。

相反,如果读物的内容保持恰当的新鲜感与挑战性,保持略高于学生水准的长度和容量,则需要学生精神集中,摒除杂念,思维清晰,思路明晰,前后关联,排除干扰,且需要有一定的人生体验、背景知识和逻辑素养。这一点恰恰是目前的阅读教学中最稀缺的。遗憾的是,上海高中语文教材还是短文和浅文的一统江山。课改初期曾经选了一些稍长稍难的文章,如《中国科学技术史序言》(李约瑟)、《寒风吹彻》(刘亮程)、《你为什么感到愉快》(朱光潜)等,让人眼睛一亮,后来又都不约而同地消失了。

学生读长文的机会不多,读经典名著的机会更少。限于教材的篇幅,即便读,也多是“节选”,接触的是名著的片段,算是蜻蜓点水,浮光掠影,浅尝辄止。像沈从文的《边城》、卡夫卡的《变形记》、梭罗的《瓦尔登湖》、鲁迅的《阿Q正传》等,都以“节选”的形式出现在教材中。这自有其价值。但名著的价值,离不开它的全息性和生命整体性。读片段,或许就破坏了这种完整性,就像欣赏美人,只能看到她最漂亮的鼻子或脖子,却看不到她的全身,总有遗珠之憾。其实,窥一斑而知全豹,见一叶而知秋,既要短平快,又要高效益,至少在艺术欣赏方面难以做到两全其美。

量不足,质不高,结构比例也不合理。比如感性文与理性文的比例问题,就值得商榷。高中阶段是人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从认知方式和思维特点看,高中阶段是理性精神与批判性思维、逻辑判断力与抽象思维形成的关键时期。在我看来,这方

面的强调还远远不够,与人们对“想象力”的鼓吹比较一下,就不难明白。有人将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归功于他的“想象力”,却没想到,倘若牛顿没有良好的科学素养,没有科学的思维方式,再多的苹果砸在他头上,也还是催生不了“万有引力”的灵感。其实,理性精神与想象力一样重要。孤零零地强调想象力的培养,反而会妨害我们去做一些更为基础性、也更有价值的工作,比如培养学生的独立人格、批判精神和怀疑意识。想象力主要是一种天赋和潜能,更需要的是保护、鼓励和开发;与此相对,理性精神则只能通过后天的教育才能拥有,只有严密的课程设计和教学安排才能保障它的生长与发育。单从目前的课文构成看,论理性的、思辨性的、批判性的理性文,数量偏少,编排上也缺乏合理设计。考虑到学生精神与文化成长的实际,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这中间的比例偏向呢?

量少,质次,结构偏,有效的阅读方法也有限,因此,效率和效果都有待提高。

一种探索:思辨性阅读

基于上述判断,十年来,我一直指导学生开展“思辨性阅读”,既拓展,又深化,弥补阅读在量、质和结构上的遗憾。我觉得,高中阶段的阅读,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态度上,都应该以理性的、批判性的“思辨性阅读”为主体。从实践看,强调阅读的思辨性与批判性倾向,也确实能够唤醒和激发学生沉睡的阅读兴趣与欲望,对于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有着显而易见的功效。

我的“思辨性阅读”实践,主要考虑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在内容选择上,我偏向于理性化阅读。

近十年来,我一直在学生中开展杂文阅读与“万字时文”阅读,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其内容的理性化与思辨性。现代杂文的特点,在于它独立自由的精神姿态以及批判性的思维方式。若无此两点,杂

文就不能自成“体”，鲁迅等杂文家也就失去了独立存在的价值。要养成独立自主的思想习惯和多元、理性的思维方式，读杂文，算是一条有效的途径。我的杂文阅读，立足于态度与观点的冲击，多以主题为单元展开。而主题的确立，我也是根据当代中学生应该具备的基本理念来确立的，比如独立人格、理性精神、质疑能力、悲悯情怀、尊重常识，等等。这些理念的形成，不独于他的成长大有益处，对他的阅读与写作，也是大有裨益的。

另一个较有成效的探索，是我钟爱的“万字时文”阅读，我也称之为“极限式阅读”。“万字”这个词，主要是强调读物在长度、容量和难度上的挑战性，同时也暗示了其在内容建构上的理性化与思辨性。一般说来，长文的展开，依凭的是知识与视野，依靠的是逻辑与思辨，总体上倾向于理性化和思辨性。多年实践下来，在选文上，除了必不可少的可读性，我秉持三个标准：一是思想理念上，要略高于学生；二是文化视野上，要略宽于学生；三是在写作艺术上，要优于学生。形象的概括，就是要接近学生阅读水准的“极限”。比如《真正的鲁迅是沉默的》（钱理群）、《司马迁，关于生与死的话题》（骆玉明）、《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周国平）、《白修德与40年代中原大饥荒》（雷颐），就比较合乎这三个标准。那些华而不实、空洞无物的文章，一概不选；晦涩、玄虚的文章，不选；与学生的认知水准距离太远的，不选；伪抒情、伪情调、伪崇高，不选。作为一个每天都在与学生打交道的教师，做出这个判断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十多年下来，我发现，学生感兴趣的，多是以文化眼光观照人物、历史、思想、典籍等内容的思辨性的文章。

我的想法，就是要改变那种低水平的简单重复的阅读现状，逼使学生不得不以“仰望”的姿态来阅读，以探究的心态来阅读。而且，理性化的内容，也给了他们依靠知识考辨与逻辑推断就能自我确认的探究对象。这样的阅读，更能培养多数学生的自我力量感。

二是在阅读态度上,强调批判性阅读。

我们的学生缺乏批判精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批判”这个词在很多时候被误读了,甚至被妖魔化了。其实,从阅读角度看,所谓“批判”,不过就是边阅读边评断,边理解边质疑,边沉浸边反省。说到底,就是一种独立的阅读姿态。批判性阅读,强调的就是阅读者独立的姿态、质疑的眼光和思辨的过程。

阅读时的从众心态与膜拜心理,在经典阅读中表现最显著。像《水浒传》这样的著作,它张扬疾恶如仇、扶弱济困的侠义与忠义精神,很可贵;但刺眼的,是那喷薄欲出的匪气、杀气、暴戾气与血腥气,这些东西对年轻的读者肯定是有腐蚀作用的,对法治社会的建设也是弊大于利。鲁迅站在民族精神重塑的角度批判“水浒气”,是很深刻的。

这就需要有我们批判的阅读态度。不是跪着读,而是站着读。

读圣贤书,还是为了做当代人;读前人的书,归根到底是为了更好地生活。阅读的价值,在于它有益于当下的生活,有益于鲜活的生命,有益于我们的文化成长和人格发育。这样的阅读,必然是以我为主,与自我的人生思考相结合,与自我的生命选择相结合,在阅读中对话,在阅读中思考。

我希望我的学生能够认真读上三五本经典。不是猎奇,不是浏览,不是为了找点谈资,不是为了简单的为写作寻找素材,而是沉浸式阅读,代入式阅读。我将名著的阅读定位在“人生智慧的理性反思”上。好的经典一定是人生的教科书,它所呈现的生命形式与人生内容,正是我们体悟生命、省察人生的“镜子”。

三是阅读过程的思辨性。

阅读是一个过程。我相信,阅读的人生价值和语文价值,更多来源于对“过程”的自我管理。从我的教学实践看,那些注重过程、注重过程中的思辨与探究的学生,往往收获更丰。

在学习中,我主张阅读、思考与写作三位一体。比如在名著阅读中,我注重读写结合。比如我的《俄狄浦斯王》教学。用半个学期完成,课内与课外相结合,自学与教学相结合,读与写相结合。我将“读写结合”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是为了更好的理解作品。比如写《俄狄浦斯王》的故事梗概;以不同的叙述角度讲故事,比如分别以俄狄浦斯、王后的口吻叙述这个故事,或者从戏剧观众的角度讲述这个故事……这个过程就是为了让学⽣细读文本,理清人物关系和故事线索,更准确地把握作品的内容与内涵。温儒敏先生建议考查学生对名著中的细节的了解,我很赞成。有没有读原著,看看他知不知道这些细节,就明白了。有了了解,才能达成理解。

读名著是为了什么呢?当然不能仅仅停留在讲讲这个离奇的故事,说说这个剧本的优点。归根到底,读经典是为了引导学生思考人生,思考社会,思考文化,反思自我。《俄狄浦斯王》关注的是“命运”问题,又涉及真相、担当、选择、忏悔、悲剧等命题,它的思考穿越古今,是讨论和思考“命运”等问题的最佳“资源”。根据这个理解,我给学生提供一些与命运、真相、责任等相关的作文命题,让学生用《俄狄浦斯王》为“资源”写作文,这个过程既是对原著的反刍与整合,又是对文化的理解与思辨,对自我的反思和创造。

我的做法很俗,带有强烈的“训练”色彩和功利追求。但若以功利的手段促成了名著阅读的“非功利”目的,让学生在功利的阅读中产生了兴趣,体验到了趣味,岂不是两全其美?读,还是不读,这才摆在师生面前的关键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名著是思想的“资源”,是文化的“资源”,是写作的“资源”,而非简单的“素材”。网络上有个笑话:鲁迅先生用心血创作《阿Q正传》,你却用它来做阅读题。经典沦为素材,尖锐地显示了教育的势利化与庸俗化。现在流行万能宝典、写作秘籍、素材大全之类,其实多是些拼凑而成的名人轶事、典故新闻。学生既不了解

事件的真相,更不可能去了解事件的背景,只能在似是而非的引用中,哗众取宠,投机取巧。此风断不可长,这样的东西泛滥,只能说明写作教学的堕落。

将名著作为“资源”,首先是要尊重名著的精神价值和文化内涵,它是思想的火石,对话的伙伴,探索的对象。而对它的使用,则是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

再如我和同事们开展的“万字时文”综述的写作,目的也是为了让学生在大量的阅读之后,能够将这些宝贵的资源进行分类与分析,抽象与综合,整合与表达,这个过程必然导向逻辑与思辨。这个过程既是一个文化整合的过程,也是一个思想整合的过程;既是一个文字整合的过程,是一个思维整合的过程。这对于习惯了浅阅读和信息筛选式阅读的学生来说,是一个难得的阅读体验和表达体验。习惯了读短文、写短文的学生,往往会心生畏惧;但实践下来,大多数学生都能完成,而且不乏创意和创造,而表现出的奇思妙想和写作水准,也让人称叹。这种“极限式的写作”,对于高中生来说,真是一种难得的写作体验。

“思辨性阅读”,是理性的阅读,是对话式的阅读,是批判性的阅读。当然,它也是一种建构性的阅读,有助于学生的精神成长、文化发育以及他们的语言建构。

基于这些考虑,我很乐意推广“思辨性阅读”这个阅读理念。